

我在电影队的日子里

□周遂记

我今年70岁，恰逢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，对我来说，可谓是双喜临门。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28年征程，我只有书本上的所学知识，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70年的辉煌成就，乃吾目睹与亲历。那一幕幕、一件件的往事历历弥新。正当我准备把自己所知道的党的这些历史写出来的时候，汝州市档案局《汝州电影》编辑部给我约稿，我才想起来我曾经是一个电影人。

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，也是苦涩艰辛的年代。时为“文化大革命”末期，抓革命促生产的场面在万里神州处处热气腾腾。当时国家虽然还穷，但社会风气良好，那真是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了。可因为我是走资派子弟，失去了当干部、当工人、当兵、当教师、上大学的机会。当我一次次失去人生向往生活的时候，心里面的压抑只有自己清楚。一部分好心大队干部知道我的才干，便安排我当了生产队会计，我这才算有了用武之地。算分的时候，大队安排一周时间结清分配账目，我用24个小时就完成了。年底决算，大队安排了一个月的计算时间，我只用了一周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对无线电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于是，我先找一些这方面的书籍，又凑钱买了一些书籍学习和钻研。刚开始，我用煤火烧红了小烙铁，在煤油灯下组装收音机，从矿石收音机到电子管收音机，从电线的焊接到自制印刷电路，从房顶上竖立天线到手工制作磁性天线，我慢慢掌握了很多的无线电知识和维修技术，也因此得到了邻里的尊重。

1975年春天，大队会计张官印给我说，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，大队决定买一部便携式8.75毫米电影放映机，因你有文化，工作积极，又有基础知识，党支部决定让你去公社电影放映队学习放映技术，时间半年，大队记工分并给生活补贴，但生产队会计工作不能耽误。我感觉到这可能是我人生的一次转机，便毫不犹豫地服从了决定。

过两天，我领了补助款，拿着介绍信带着粮食到粮管所换了粮票，就去王寨公社电影队报到了。叶遂兴队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，安排了我的食宿，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，然后就开始学习了。当时的公社电影队，除一辆取拷贝的自行车外，主要设备有发电机、16毫米电影放映机、扩音机、喇叭、银幕、幻灯机及电唱机等。下乡放映搬运时，有时用驴车，有时用马车，有时用牛车。到了放映点，一般情况下都是住在大队部，去农民家里吃饭，一天一斤粮票，五毛钱生活费。看着放映简单，其实技术性非常强。如果发电机坏了，就必须尽快修好；放映机出了问题必须迅速处理；胶片断了，要马上接片；甚至发生过银幕被风刮歪了，要马上纠正。挂银幕也有技术含量的，加上时事新闻的宣传也是一项任务，我们还需要自己添加字幕，制作幻灯片，工作量还是很大的。电影队共4个人，队长叶遂兴，助手陈克新，他们是正式工作人员，我和枣园煤矿李翠莲是学徒。对于电影，我完全是门外汉，所以我要求自己多干活，听安排，团结队友，刻苦学习。在这个队伍里面，我知道自己的位置。老师讲课，我就认真做笔记，不懂就问；老师修设备，我就目不转睛地看，看不懂就问。老师的操作过程，就是我感悟知识和实践学习的过程。抬发电机、倒片子，这是力气活，我尽可能全承包了。

有一次，我们在大队小学操场放电影《奇袭》，正好放到志愿军给敌人修汽车的时候，发电机坏了。现场一片漆黑，乱糟糟的，其实这是经常的事情。叶遂兴老师马上到前头的院子里修发电机，我拿着手电筒服务。放映场上一片混乱，小学教师尹章控触屏生情，说：“学校操场乱糟糟，放映队人慌手脚。”叶老师听见回了一句：“就你能，词典上的词让你给浪费完了！”大家一听哈哈大笑起来。

在工作过程中，叶遂兴老师在学习和生活上都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帮助和关心，同事们也各自尽其所能帮助我学习技术。那时的感激之情，至今铭记于心。

当时农村文化生活相对贫乏，每个月看一场电影就是非常高兴的事情了。有一次放电影，还没演到一半，竟然下起雨来了，我们决定停下来，但老百姓坚决要求继续把电影放下去，那场景那呼声当时真感动人啊！于是我们打着伞保护放映机，坚持把电影放完。当时片子很少，放得最多的是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南征北战》，还有抗美援朝的电影《打击侵略者》《奇袭》《英雄儿女》《上甘岭》，再后来样板戏统治银幕了。那耳熟能详的经典台词：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“不见鬼子不拉响”“大炮不能上刺刀”“向我开炮”，至今仍然振奋我心；“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”是那样沁人肺腑，那样优美动听；“双手紧握爆破筒，怒目喷火热血涌”是那样感人至深，那样叫人热血沸腾。

在我的生活和工作中，时时伴有电影的影子。2013年6月，四知堂制药公司的基建工作遇到了困难，难以如期完成计划，虽开了几次协调会，但成效不大。忽然，我想起了《南征北战》解放军防守火车站的关键时刻，敌人成批的坦克车冲了过来，我方的战士伤亡严重。在危急关头，指导员振臂一呼：“同志们，我们要守住阵地，把敌人钉死在这里。坚持到最后一分钟，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，迎接大部队的到来，把敌人干净彻底歼灭掉。共产党员们，发扬党的先锋模范作用，坚决打退敌人的反攻！同志们，立功的时候到了！”听到这振奋人心的口号，我们英勇无畏的战士，个个像小老虎一样扑向敌人，压住了敌人的嚣张气焰，成功地守住了阵地，等到了大部队的到来，为歼敌敌人创造了条件。看到这里，我们的员工受到了强烈的震撼，大家纷纷表态，立足本职，克服困难，学习解放军精神，千方百计完成交给自己的任务。四知堂党委及

时地提出了“干部和党员，工作要向前，吃亏和吃苦，才是真觉悟”的口号。后来，我们指导员把这几句口号制成版面，挂在墙上，挂在工地上。那个时期，四知堂的党员干部身先士卒，四知堂的职工奋力向前，终于如期完成了任务。这是我利用电影教育职工的一次尝试，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。

我印象最深的是放映彩色故事片《海霞》，这里面还有一个笑话。有一年看“春晚”，看到蔡明演节目，孩子们都说她演得好。我突然说，我认识蔡明的时候，她才十一岁。我的话一时令大家莫名其妙。我所说的认识蔡明，是因为蔡明在故事片《海霞》中扮演小海霞的时候才十一岁。《海霞》是谢颐根据黎汝清的小说《海岛女民兵》改编，钱江、陈怀德、王好为联合导演的。海霞的原型是浙江省洞头县渔家姑娘民兵连的连长汪月霞。生活中的汪月霞，政治素质可靠，军事素质过硬，组织指挥能力很强。她带领女子民兵连守海防，保家乡，因成绩突出而成为全国女子民兵的典型，后来还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。

那年，我连续放映了近一个月的《海霞》，每一次看到小海霞银幕上的形象都让我感动不已，那不是蔡明十一岁时我就认识她了吗？影片中的插曲《渔家姑娘在海边》，更是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久唱不衰的经典。“大海边哎，沙滩上哎，风吹榕树沙沙响，渔家姑娘在海边哎，织呀织渔网，织呀织渔网。”时至今日已经过去了46年，我还能一字不差地把歌词背下来，还时不时哼一哼那优美的旋律，感受一下那海岛的生活，触摸一下那时的烙印。

周遂记，1951年生，现任河南省四知堂制药公司党委书记，汝州市周氏文化研究会会长。八届全国人大代表(1993-1997)，全国劳动模范(1989)，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(1994)，2019年荣获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颁发的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”纪念章。本文写于2021年。

长寿山，横卧在汝州市夏店镇毛寨、陈庄、磨庄、八里王、路庄等村周围。这里山清水秀，草木葱郁，用它那独特的风韵点缀着美丽、文明的夏店镇。

在解放战争时期，这里曾发生了一次解放军消灭土匪的激烈战斗。当时毛寨村民姬石头、姬麦垛、姬铜、姬柱、李大秋等正在地里用牛、马、驴犁地。他们共同见证了人民解放军有组织、有纪律，敢于冲锋陷阵，与敌人殊死搏斗的战斗场面。

1948年3月的一天，从登封过来一支解放军队伍（隶属陈赓将军领导），大约有九十多人。这支队伍途经沿当时的陵头白沙沟、梅庄、贾庄、毛寨，沿北沟到村中大路向温泉街开拔。

当时，毛寨村村长韩金柱做了这支队伍的向导。

那天，毛寨寨上驻有土匪队长李小年（夏店街孙庄村富户李长庚之子）及其手下二十余人。仓皇失措率残部向西逃窜，一直跑到现在夏店镇政府西的尚庄自然村隐匿起来。

陵头西街有个叫王天富的人，把解放军途经毛寨一事，传给了盘踞在夏店镇路庄村的土匪头子姚保安。姚保安立即带领姚家等六百多匪徒，潜伏在毛寨村西南方的长寿山上，妄图凭借人多和地理优势，伏击这支解放军队伍。解放军不知道长寿山上有土匪埋伏，一直向西前进。正当队伍顺利途经毛寨村大孩子郭家坟地时（当时的路是在低洼处，距地面约有三米多高），战士们还能隐约藏住自己的身躯。突然，长寿山上响起了枪声。

听到枪声，解放军战士们快速找到了自己的掩体，架好了榴弹炮和机关枪。不大一会儿，山那边枪声越来越密，解放军开始向土匪还击了。这时，太阳已升起一竿高（大约八九点钟），长寿山周围的机关枪声、步枪声像暴风骤雨一样噼里啪啦，震耳欲聋。

与此同时，原先逃窜到尚庄的土匪李小年部，又返回至毛寨村大孩子处，欲从解放军背后偷袭。这股土匪看见地里有人（干活的老百姓）以为是解放军战士，不论青红皂白，即向群众开枪射击，群众急忙趴在地上以躲避射来的子弹。飞来的子弹把姬麦垛家的一头驴打死了，庆幸的是群众并没有受伤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解放军指挥员又令约一个排的战士们，调转枪口向北面的土匪还击。激战持续了个把钟头，残余土匪见解放军火力太猛，便丢盔弃甲、抱头鼠窜。

在激烈的炮火声中，解放军战士一边还击，一边匍匐前进。只见一位指挥官，手持小红旗，左右挥动。战士们立马“一”字形摆开阵势，各自利用自己的掩体，再射击、再冲锋。战斗又持续了三个多钟头，有的战士利用土坯子、石头堆、小渠沟，还有战士们用自己修筑的简易掩体，进行冷枪射击。

战斗又僵持了将近两个多小时。南边长寿山上的土匪认为解放军不敢前进了，由土匪小队队长李水带一股匪徒向山下的小庙（毛寨的一座神庙）冲过来。解放军把北边的土匪赶跑后，为了尽快消灭山上的土匪，也集中力量向小庙发起了冲锋。

“咚、咚、咚”，解放军的榴弹炮在土匪身边爆炸了。此时，解放军司号员吹响了冲锋号，指挥员首先从地面爬起来向小庙方向冲去。

当战士们冲到距长寿山下的小庙约一百米的轱辘沟时，包围了土匪小队队长李水并毙了他。其余残匪见状，丢下武器，狼狈逃窜。

战斗从早上持续到了傍晚。土匪伤亡惨重，加之小队队长已被击毙，匪徒们人心涣散，且又顶不住解放军的多次冲锋，残匪自行溃散，逃离了长寿山。

战斗结束后，解放军开始打扫战场，有两名战士壮烈牺牲。后由解放军战士和毛寨村地下党员把两名战士的遗体暂埋长寿山旁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临汝县人民政府把烈士遗骨迁移至风穴寺烈士陵园。这次战斗，解放军还损失了一匹战马。

翌日，高翔（毛寨人）来到头天战斗过的地方，捡到一支步枪，不敢私藏，把它扔到井中。姬连科（毛寨人）捡到盒子炮一支，后被土匪小队队长毛万年手下人抢走。此景，恰好被毛寨村毛根林父子看到，土匪又把他们父子俩毒打一顿，以掩盖他们的丑恶行径。

在这次长寿山的反击战中，面对数倍的土匪，并在土匪占据有利地势的情况下，解放军冒着枪林弹雨，不畏牺牲，顽强战斗，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此次战斗的胜利。击溃了土匪，保护了百姓，维护了一方安宁。

姬麦垛，1935年8月2日出生，现居住夏店镇毛寨村，曾任毛寨村党支部书记。

徐宏武，中共党员，1958年8月出生，夏店镇镇中心校退休教师。

长寿山上的枪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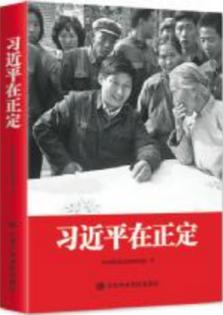
□姬麦垛口述 徐宏武整理

汝城水暖鸭先知



段更伟 摄

·连载·



（上接3030期）

那天下午，习书记一来就看我们公社几个大队的年报，然后到我们食堂大师傅吕浪创的哥哥吕正兴家里去吃的饭。吕正兴在正定县科委工作，之前和习书记就认识，他们工

作上有交往，彼此也熟悉。他在城里没房子，每天都是下班就回村。那天他听说习书记来了，就把习书记请到家里去吃饭。习书记吃完饭回到住处，继续看年报。

采访组：习近平同志第二次到公社来，您又见到他了吧？

孙树栋：是的。1983年春夏之交，我又见到了习书记。那天，他到我们公社来调研，在我们食堂吃了个便饭，他和我们公社的同志一样，排队打饭。然后在食堂外面大杨树下的水泥板上吃饭，和大家边吃边聊。我当时也在习书记旁边一起吃饭，听到他跟李正同志聊了很多农村的问题，问老百姓的生活、生产队的经营等等这些工作上的事情。习书记这个人，无论吃饭还是聊天的时候，注意力都始终放在工作上，无论啥时候，他脑子里想的都是怎样才能让老百姓赶快富起来，腰包怎么才能鼓起来。他比我们自己还上心，想得还多哩！

采访组：我们看到您提供的一张轿车的照片，这辆轿车是什么来历？请您给我们讲一讲吧。

孙树栋：这是国产的老上海牌汽车，1984年县里给了西兆通一辆，还给了永安乡一辆。这种车，是咱们中国自己产的第一代轿车。那个年代，我们农村基层单位有这样一辆轿车，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了。我们西兆通在正定是经济发展最好的乡镇，习书记给我们这辆车，一方面是鼓励我们，一方面也是支持我们的工作。这么好的车，习书记自己不用，却给我们用，真是了不起！

习书记离开正定以后，我也一直开这个车。我把这车保养得很仔细，每天擦得很干净。虽然它来的时候就是一辆旧车，但我一直好好伺候它，性能一直也没什么问题，我们一直开了好多年。

（完）

一路行善自有善报

□王国成 万坤山

汝州城南十二里，有一座寺院叫重福寺，因邻近余家堂村，附近乡亲也顺口叫余家堂寺。

前清时候，寺院附近有一户人家，家主叫郭天笃。郭天笃夫妇是远近有名的好人，一生勤俭持家，挣得一份不薄的家产。可惜二老命中无子，只有3个女儿。女儿们出嫁后，俩人也老了，干不动庄稼活儿了，就把30亩田地分给了3个女儿。二老想，女儿也是儿，既然对她们有养育之恩，又有田产做陪嫁，她们肯定会好好照顾自己的，以后光等着享清福了。起初，女儿们还算孝顺，隔三岔五常回家看望二老。后来，就慢慢变得不耐烦了，回娘家的次数越来越少，脸色也越来越难看，不是嫌弃父母给自己添了麻烦，就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相互指责，吵得鸡犬不宁。这事，远亲近邻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老两口伤透了心，可怜自己一辈子的好名声，全让这3个白眼狼女儿给糟蹋了。老两口一商量，咬咬牙跟3个女儿断了来往。乡亲们暗中帮忙，想尽办法把交给3个女儿的土地合约一一收回，都捐给了余家堂寺，从这起，老两口就把寺院当成家了。

二老下世后，寺院感念郭天笃老两口的善行，担心他们没有后代不得祭，就在山门东边盖一间小殿，人称义士殿，塑上二老金身，时时供奉，叫他们永受百家香火。

来源：河南日报农村版

民间故事